

群芳艷史

王维 编著

鬼狐仙怪故事系列

聊齋新編



内 容 提 要

古往今来，人们在饭后茶余，喜欢闭灯谈鬼，月下说狐。说者口若悬河，听者津津有味。这套《聊斋新编》，收入鬼狐仙怪故事，粉黛名妓传闻百篇，读来妙趣横生。

这是一套引人入胜的成年人的童话。透过五彩的梦幻，引导读者在莫须有的阴曹地府中漫游，到神奇的鬼与狐狸的家族里去做客，你会欣赏到许多美丽动人的鬼与狐的故事；催人泪下的人鬼之情，缠绵凄婉的人狐之恋，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千奇百怪的趣事轶闻。

传说中的鬼狐，善恶有别。这里有相亲相爱的鬼夫鬼妻；有知恩报恩的雄狐雌狐；有醉卧温柔乡的鬼女婿；有硬嫁薄情郎的傻狐狸；有荒唐姻缘；也有风流孽债；有嫉妒凶狠的狐王之女；也有荐枕劝善的纯情少女。

欲知鬼狐风流事，请看《鬼风狐韵》；

大千世界奇巧事，《香粉地狱》看香粉；

《群芳艳史》断魂篇，字里行间透泪痕，

朱青...
 看兒便兒
 姿妝靚
 服病
 容滿面
 却
 依然
 光彩
 照人

卷中一第...
 卷中一第...
 卷中一第...



金不換……來到明春院彭君縣不注意袖中金銀錢……
門前挑簾一看見素娥正坐在富商的大腿上面……
舉杯向富商討酒

第一卷第五回



長明美乃改弦重奏即
 聽列虎味龍吟負遠而
 近可至金鳥不翼餘聲
 未起天黑如夢中有光
 個正氣徐展展而下直
 去土許目光如雷
 張耳張目不覺欲要捉
 之狂地玉聽到霹靂一
 雷聲一隨後
 金蛇狂舞



戶望見此情此景就笑了我女兒能嫁這樣一個丈夫我這個富婆也就滿意了



時值早春
 其寒未
 月挑行李
 金王號
 龍善頭
 步行
 王六號
 宿就
 人家的房檐底下
 宿或是宿到
 古剎一路去
 風飢



市冬月修於開東道陽王宮 ③

目 录

何不相逢未嫁时	(1)
沉香街妓院	(14)
名妓雪里红奇传	(21)
青楼俏人儿	(30)
有十万私蓄的雏妓	(37)
妓船上的船妓	(43)
一品夫人	(48)
小家碧玉	(56)
啮臂之盟	(64)
玉殒香销	(72)
半截美人	(79)
魔域天使	(84)
假凤虚凰	(93)
口吃偷花贼	(98)
古琴韵事	(107)
粉城公主	(119)
双月情结	(130)
掘金配	(139)

啞觀音韻事	(147)
重結人間伉儷緣	(150)
新婚夜軼事	(165)
私奔的新娘	(169)
听房	(174)
猎艳者的遭遇	(182)
因错就错姊妹花	(190)
兩姊妹共婿	(193)

何不相逢未嫁时

明朝永乐年间，年过六十的礼部尚书冯公，得到皇上的恩准，荣归故里，在家乡鉴湖之滨，建造一座适园，作为自己安度晚年之所。适园建得古朴典雅、别具一格，里面的亭台池沼，敢与平泉绿野相比美。

冯公有个女儿，名叫素娴，因为是中秋节那天出生的，给她取个小名叫姁儿。姁儿姿妍性慧，深得冯公钟爱，从小自课读书，通晓翰墨，只是选婿苛刻，所以，虽然已经十六岁了，仍然待字闺中。

离适园不远，住着一个名叫朱耷的落魄文人，原本是世家子弟，家道中落后，父母相继病故，家业贫寒，只好寄居到孀居的舅妈家来。朱耷虽然今年刚刚二十岁，却写得一笔好字，平素聊借笔耕糊口。

且说，冯公的适园内花木极盛，每逢春暖花开时，他必定招待文人墨客进园宴饮，以赋诗为乐。知名之士闻风而来，朱耷也经常被列为邀请的对象。文人们曾经赋白牡丹诗，唯有朱耷写的最为精采。其中一首写道：最好文章惟本

色，是真富贵不奢华。美人原不须修饰，名士由来要率真。宜主淡妆脂不浣，太真新浴玉偏温。风暖融瑶岛雪，月明浓簇玉田烟。

冯公最赞赏这首诗，对其他客人说：“诸公所作虽佳，但朱耷此篇却独具风流，别有寄托，堪称压倒一时豪杰的妙句。”

墨客们纷纷表示英雄所见略同，自愧不如。

宴罢，冯公将所有诗词拿给女儿姁儿看，姁儿浏览一遍，认为朱耷的诗独冠群才，笑着对父亲说：“写这首诗的人，将来早晚要成为金华殿的大学士，能写出这样经得起推敲的诗之人，不会长久贫贱的。”

冯公听了，微笑着深以为然，从此，因怜悯朱耷穷困，不时地资助他一些银两，私下里有把他纳为东床快婿之意。但是，因为家中事无巨细要由夫人说了算，所以，冯公一时还不敢说出口，打算等朱耷金榜题名时再议。

姁儿早就看出了父亲的意思，觉得正合己意，所以，每当冯公要周济朱耷时，她既怂恿又赞成。

且说，冯公还有一个幼子，名叫兴儿，刚刚十三岁，方攻举业，苦无良师，想请朱耷课读，又担心他年纪太轻，难以胜任，就和姁儿商量。姁儿笑着说：“父亲难道不知道？古时候，项橐七岁为圣人师，朱耷比项橐大多少啊！再说我弟弟也不是圣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冯公觉得女儿的话说得有道理，遂延请朱耷课其幼子兴儿。

姁儿光知道朱耷极有才学，却没有机会亲眼看看他长的什么模样，自从朱耷教授弟弟读书后，这个见面的机会，很

快就来了。家塾在适园墙外偏西的一个小院里，而姁儿的绣楼傍适园东南角，朱耷课读之余，常常领着兴儿进入园内散步。这样，姁儿就能经常从楼上居高临下地观察他的相貌和举止，见他仪容俊伟，举止不俗，心中异常高兴。

朱耷对姁儿的才貌双绝早有耳闻，又听说她对自己的诗评和怂恿父亲周济的话，暗喜今生得一知己，真是幸运，千万不可负之。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这般贫寒，怎能攀龙附凤呢？不禁暗自叹息地说：“此生若不能娶姁儿，甘愿鳏居一辈。常言说：有志者事竟成，我就不信，将来娶不了她。”

谁知，不久之后，冯公夫妇为姁儿的终身大事吵得一塌糊涂。

原来城中曹公，与冯公同年登第，因为善于钻营，权势显赫，震耀朝野。冯公鄙其为人，很少与他交往，关系清淡如水。曹公的儿子曹胜，花钱捐得了一个指挥千户之职，日常并不到任，闲居在家，仰仗父势鱼肉乡里，人人切齿。曹胜近来丧偶，托媒来找冯公说亲，想娶姁儿为继室，冯公从心里往外不愿意，又与夫人商量，夫人羡慕曹家富贵，极想把女儿嫁过去。冯公争辩说：“你不要看曹家一时富贵，但他家父子多行不义，恐怕早晚难免致祸。”

夫人忿忿地说：“曹家往日与你无仇，近日与你无怨，你怎么能这样随便诅咒人家呢？再说女儿一天天长大，要把这么好的门第错过了，你把她许配给谁呀？”

冯公胸有成竹地说：“朱耷年少多才，他不会老是这样贫贱的，我的意思是，把姁儿嫁给他为妻，夫人以为如何？”

夫人冲着他的脸狠狠地吐了一口，说：“你疯了吗？把

咱们的爱女给了乞丐，不怕那帮显贵的亲友们笑话？我志已决，不要再饶舌了！”随后，她自作主张，将姪儿轻许曹胜，又因为冯公说过把姪儿嫁给朱耷的话，恐怕留着朱耷有碍女儿名声，第二天早起，就把朱耷辞退了。冯公毫无办法，只有垂头慨叹而已。

朱耷辞别了冯公，仍然回到孀居的舅母家去住，知道姪儿已许给曹胜，不禁大失所望，终日喃喃呓语，如失魂魄，不吃不睡。

舅母膝下无儿无女，将来还靠外甥养老送终，见朱耷好象生了重病似的，心里替他犯愁，不时地追问他怎么了。

朱耷看自己渐渐虚弱，恐怕一病不起，就把自己得病原由详细地告诉了舅母，最后还泪流满面地说：“此生不见姪儿一面，外甥死不瞑目！”

舅母劝慰他说：“孩子！你千万不可再妄想了，那闺女既然已定嫁给曹家，曹家世代为官，她怎么还肯搭理贫酸的你呢？孩子！我知道你才华出众，以你的才情，还愁不发迹！他日若能得志，还愁没有美人嫁给你？”

朱耷摇摇头说：“舅母说得不对，那姪儿是我的知己，非世俗的女子可比，她若是知道我是为她病了，一定会很心疼，很着急，愁只愁没人通这个消息呀！”

舅母听了，一味擦眼泪，她为痴情的外甥心都要疼碎了。正在无计可施时，姪儿的乳母王妈过来了，她就住在隔壁，听说朱耷病了，特意过来探看。舅母心疼外甥，就把朱耷刚才说的话讲给王妈听。

王妈叹息地说：“以你家郎君，配我家小娘子真是天生的一对啊！是积德的大好事。谁知我家夫人贪图富贵，把女

儿许给了曹家那个混蛋，这不是拿凤凰配鸡吗？真是太可惜了！可是，话再说回来，他舅母，你不知道哇，我们家那个小娘子，也不是一般的女孩儿，那段婚事，她从心里往外不乐意。等老身见了她，试着把郎君的意思告诉她，兴许她也对郎君有意，也说不定，不过可不敢保准哟！他舅母，你可要好好劝劝郎君，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遇了事，不想开了点还行？”说罢告辞而去。

姁儿听说朱耨被辞，心中老大不忍，又知道夫人把自己许给曹胜，一想到那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纨绔恶少，自己终生失去依托，终日闷闷不乐。

再说那曹胜喜聘姁儿，早就垂涎她的美貌，这次如愿以偿，又以房室无人为由，催促早日迎娶，所送彩礼极为丰厚。夫人喜出望外，亲自督促女儿检点嫁妆。

姁儿本是冯公夫妇爱女，平素一言一笑皆能博得堂上欢笑，近来忽然神情懒惰，整天也看不见她一个笑容，听见她说一句话，夫人还觉得挺诧异，把她叫到跟前，数落说：

“男婚女嫁，人之大伦，我为你择配不容易，今幸许曹公子，他家是城中第一大绅士，他父亲炙手可热，是朝中红人，听说很快就能出任宰相，不象你父亲老不长进，只贪图安逸，早早告老还乡。再看看人家曹家家道，何止百万，你嫁过去就能掌管家政，一呼百诺，好不威风，象这样的大富大贵，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呢？若是舍不得我们二老，都在一个城里，时可见面，为你这样安排，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几天你欢少愁多，我弄不明白，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是不是看中了什么好衣物不好启齿啊？有什么了不得的，张嘴跟妈说呀！”

姁儿不说一句话，夫人再三诘问，她仍蹙着眉头不发一语。夫人无奈，只得曲意宽慰一番，又去忙别的了。

第二天，姁儿晨起较迟，尚未晓妆，侍儿为她端来早膳，她摇摇头不肯吃，坐起来蓬头对着镜子发愣，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恰好王妈进来看见，吓了一跳：“哎哟！我的儿，几天不见，怎么就瘦成了这样？”

姁儿叹口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只觉得活着没有什么乐趣，古人说：忧能伤人，我看我是活不多久啦！”

王妈曲意劝慰，笑着说：“可贺小娘子喜期已近，曹公子是我们城里第一等人家，小娘子过了门，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到那时，老身想要登门看你，不知你能不能给我脸色看。”

姁儿不等她把话说完，即变了脸色，转过身子面向墙壁，不屑再看王妈，脸上怒容可掬。

王妈自知失言，呆在那儿如坐针毡，过了一会儿，搭讪地问：“小娘子，这几天没游园吗？园里什么花开了？曾作诗了没有？画没画画呀？弹琴了吧？”

姁儿只是摇头，并不回答，脸色渐转平和，王妈又小心翼翼地说：“昨天有一个秀才抱了一张古琴，托老身到贵宅求售，那琴也真是好，据说是什么管夫人的旧物，上面还有善画马的赵孟頫刻了好多字，要价太贵，老身怕碰坏了赔不起，就没敢搭碴。”

姁儿笑道：“姆妈无论如何，早晚抱来让我瞧瞧。”

“行啊！”王妈连连点头，走近姁儿低声笑道：“还有一件可笑的事呢，小娘子要肯宽恕老身的罪，老身方敢说。”

姁儿觉得有趣：“姆妈怎么神秘兮兮的？我不怪罪你就是了，说出来让我听听，也正好解闷，可决不许你瞎编哪！”

王妈说：“那个朱茸也真是可笑，老说小娘子是他的知己，不可负之，此生除了小娘子，誓不他娶。那天被宅里辞退回家，整天好象丢了魂儿似的，饭也不吃了，觉更不睡了，他的病很重，看样子是治不好了。昨晚老身去看他，他还说呢，自己死了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这辈子不见小娘子一面，他断不能瞑目。别人都说他痴迷，他却满眼抹泪地说小娘子非世俗巾幗可比，若知道他病了，小娘子一定会怜惜他的，只是没人告诉她罢了。老身可怜这个小郎多情，现在代他转达，也真是的，天下竟有这样痴情的人，你说可笑不可笑？”

姁儿听了这番话，始而泪流满面，继而吞声哽咽，等到闻听他赞叹自己非世俗巾幗可比，暗喜朱茸不愧是知己，触动心事，不禁痛痛快快地大哭起来。

王妈见她这样，始信朱茸说得不错，看看姁儿渐渐平静下来，以罗巾拭泪，趁机说：“朱茸如此多情，不怪小娘子垂怜。老身明日薄暮送琴来，想委屈他一块来，让他抹脏了脸，换上破衣裳，化装成乞讨琴师，小娘子，你说这么办行不行？”

姁儿不说话，意似首肯，王妈心里有数，站起来告辞。这时，姁儿才叮嘱道：“姆妈明晚一定来，别叫我空盼。”

“一定一定，小娘子就放心吧！”王妈告辞回来，把姁儿的情形具实告诉了朱茸，又说了化装成乞讨琴师的事。

朱茸兴奋地嚷道：“我说的怎样？姁儿心里不会没有我，为了见她，死都愿意，何况化装呢？”

第二天，好不容易挨到了傍晚，王妈领着化了装的朱茸